

覆雨翻雲 卷一

烟雨江湖



珍藏版



黃易

作品集

卷三

覆雨翻雲

烟雨江湖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玄幻系列·覆雨翻云

黄易 著

责任编辑 刘晓泉

封面设计 张庭

出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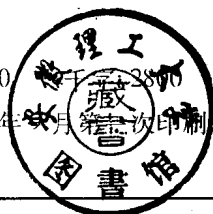
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开本:32 印张:110

版次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ISBN 7—5363—3122—3 / I · 803 全套定价: 168 元(全十卷)

(每册定价: 16. 80 元)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自创《异侠系列》和《玄幻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展示新奇的意境。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如果说，在武侠文坛上，金庸、古龙、梁羽生曾“三国鼎立”，各成一代宗主，那么，在众多后起高手中，黄易一出江湖，便脱颖而出，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犹言之过早，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看黄易的书，有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体能和智力的极限）。其丰富的想象力，不拘一格的布局，宏大缜密的构思，紧凑精妙的情节，峰回路转的结局，着着出人意表，使读者不忍释手，欲罢不能。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多数作品精制滥造的情况下，黄易小说的出台，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心灵不再寂寞。

目 录

第一部 烟雨江湖

第一章	道左相逢	1
第二章	青藏四密	10
第三章	大战人妖	17
第四章	武库之会	27
第五章	风起云涌	39
第六章	江上之战	49
第七章	韩府风云	59
第八章	府台大人	66
第九章	谁是凶手	74
第十章	以酒会友	84
第十一章	真相大白	95
第十二章	红日法王	103

第二部 碧江洗剑

第一章	故人已去	113
第二章	适逢其会	127
第三章	禽兽不如	148
第四章	坦言示爱	156
第五章	共乘一舟	166
第六章	妾意郎情	176
第七章	香闺巧遇	185

第八章	互试虚实	196
第九章	携手合作	207
第十章	逃出重围	217
第十一章	此情可待	223

第三部 翠袖凝芳

第一章	爱情魔力	231
第二章	日照晴空	240
第三章	连场血战	253
第四章	毒医的针	264
第五章	患难真情	275
第六章	双修府	284
第七章	奉旨行事	292
第八章	封寒的刀	301
第九章	梦瑶的剑	312
第十章	中藏之道	324
第十一章	由道入魔	332
第十二章	洞庭战云	343

第一部 烟雨江湖

第一章 道左相逢

风行烈左手的手指雨点般点落谷倩莲的粉背上，轻重不一，忽然其中两指射出真气，分山尾闾和后枕两穴透进她的经脉内。

谷倩莲对风行烈熟练的解穴手法毫不讶异，因为厉若海的燎原百击，又可细分作“五十势”、“三十击”和“二十针”，其中所谓“二十针”，就是一套专针对人身穴道而创的枪法，诡异莫测、细腻处若绣花之针，远非一般江湖“打穴”的功夫可比，只是从这点便可知道厉若海对穴道的研究乃是出色当行，风行烈得他真传，能解开柳摇枝的独门封穴法，又何足奇怪？

风行烈开始雨点般地落指，只是探路，到他肯定了柳摇枝的手法乃是属于蒙古一个叫“阴气锁穴”的穴学流派时，心中一喜，立时发生两股阳劲，一由督脉逆走，一由任脉顺行，当两股劲气在檀中大穴相遇时，便“爆炸”开来，产生的劲震，恰好以阳制阴，可解开柳摇枝巧妙的独门封穴手法。

坐在床心的谷倩莲胸口有若被雷电击中，“呀”一声叫了起来，这才醒觉穴道被解开了，惊喜地扭过头来，感激地道：“我真想看看当那白发鬼知道你由出指开始，十息之内便破解了他独门锁穴手法的颓丧表情。”

坐在床缘的风行烈毫无骄色，正容道：“但假若我在十息之内解不开他的手法，便可能永远也解不开，因为燎原心法讲求‘焰闪寸心’之道，如火之初起，所以第一个印象和直觉最重要，也最管用，想多心便杂乱了。”

风行烈眼神忽地掠过一丝哀色，摇头苦笑道：“这些都是师傅对我的教诲，当时大多当作耳边风，现在才知每一句都是金石良言。”

谷倩莲含羞地伸手按在风行烈的手背上，垂头道：“行烈你怎会知道我被那白发鬼……那白发鬼那样……”

给这娇美大胆的少女那暖温温的纤手按着手背，又亲切地唤自己作行烈，摆明一副以身相许，报答君恩的格局，风行烈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唯苦笑道：“谷小姐！你对风某不是认真的吧？我……”

谷倩莲截断他嗔道：“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风行烈无奈答道：“因为我一直跟着你，怕你有危险。”

谷倩莲脸上掠过动人心魄的惊喜，盯着风行烈道：“真的吗？我都说你表面看来虽象个大凶神，其实里面那颗心是好得多了。”

风行烈为之气结，反攻道：“我当然及不上谷小姐，无论说谎或说真，神态都是那么自然诚恳，教人明知是假的也忍不住要相信。”

谷倩莲开心地鼓掌道：“说得真好！但跟着的下一句便是‘明明人家说的是真话，也被人当作是假话’，是吗？风少侠！”

风行烈虽非舌灿莲花的雄辩之士，但辞锋上亦绝非弱者，可是每次和谷倩莲斗起口来，总要一败涂地，由此可见谷倩莲慧心的玲珑剔透。

风行烈失笑道：“但你教人怎样分辨你何时是真？何时是假呢？”

谷倩莲悄悄抽回按在风行烈手背上的玉手，淡淡道：“我的说话只有两种，一种是假，一种是真，只要你象刚才所说的既相信了我的假话，又把真话当回是真的，那么不是全部也是真的了吗？”

没有了身体的接触，风行烈自然了点，看了这大胆多情的美女一眼，闪过惊异的神色，正容道：“你这几句话确有点歪理，发人深省的歪理。”心中想到的却是：明知冰云在骗他，他还是至死不渝地相信冰云所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并且希望这些谎话永不被揭穿。

谷倩莲的眼光穿过房窗，落在客栈外的暗夜里，担心地道：“方夜羽势力膨胀得这么厉害，也不知会否找到这里来，不如我们立即就走，只要回到双修府，万事都有烈震北照应着。”当她说到烈震北的名字时，语气中透出无比的信心。

风行烈摇头道：“我的功力总算暂时回复了过来，只要不是象那晚的拼力苦战，当可撑得住任何场面。”顿了顿道：“我反而有点担心范良极和韩柏，方夜羽既可动手对付我，自然亦不会放过他两人，所以……”有点艰难地续道：“所以我想回去看看他们。”

谷倩莲垂下头，两眼一红道：“你走吧！我知道你是怕随我回双修府去。”

风行烈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想归想，事实上我怎会留下你一人在此。现在双修府大祸迫在眉睫，只因着先师和贵府的关系，我风行烈便不能坐视不理，何况还有对我恩深义重的谷大小姐牵涉在内。”

谷倩莲化悲为喜，伸出一对玉手，一把抓起风行烈的右手，拉着他眉开眼笑地道：“早说过你是好人的了。”

风行烈要把手抽回又不是，不抽回又不是，皱眉道：“谷姑娘……”

谷倩莲甜甜一笑道：“不要那么吝啬，你抱我，我抱你，走来走去还不是那样子过了，抓抓手又有什么大不了？”她和范良极一样，任何事都自有一番道理。

风行烈啼笑皆非，但不知是否习惯了和谷倩莲“亲热”，又没

有了先前的尴尬不安。眼前这美女乃靳冰云之外，唯一与自己如此亲近的女性。和她在一起时，自己因冰云离去而腾空出来的寂寞天地，总是热热闹闹地充满了生气，这是否说她可以代替靳冰云在自己心中的位置呢？

在初知靳冰云的失踪乃是与庞斑有关时，他曾热切地盼望再会冰云，将她从庞斑的魔爪里拯救出来。但时间愈久，便愈不想再见到她，愈怕见到她，因为恐惧自己受不了那残酷的事实——就是靳冰云对他的爱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这种心态使他变得自暴自弃，无可恋栈，但厉若海的死，却将他的雄心壮志唤了回来，亦使他更不想面对真相。

谷倩莲柔声道：“不要想那么多好吗？看你想也想得痴了。”

风行烈猛然觉醒，收摄心神，沉吟道：“方夜羽这趟攻打双修府，若庞斑不出手，不知尚有什么厉害人物？”

谷倩莲愕然道：“你怎知庞斑不会出手？”

风行烈嘿然道：“若庞斑真的出手，除了浪翻云外谁架得住，方夜羽邀魅影剑派联手岂非多此一举？”

谷倩莲赞赏地瞅了他一眼道：“人们都说女人大事糊涂，小事精明，男人刚好相反，我和你便是这两类人，嘻！”

风行烈暗忖道：“话倒说得不错，否则怎会在说着正事时，偏要将话题扯到这方面去？”

谷倩莲道：“让我告诉你一个双修府的大秘密，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哟！”

风行烈心中涌起奇异的感觉，就象昔日夜半无人和靳冰云私房密语的情景再次重现眼前，只不过谷倩莲取代了靳冰云罢了。心中也不知是悲是喜，微微一笑道：“将来我若将这秘密告诉别人时，也会请他别告诉任何人，所以若是真是贵府的秘密，最好谁也不要说。”

谷倩莲丝毫不以为忤，放开了他被囚禁了的手，横他一眼

道：“不用吓唬我，我知道你不是口没遮拦的人，所以偏要告诉你，你想不听也不行。”

风行烈趁机站了起来，移步坐到一角的椅子上，望向坐在床上脉脉含情看着他的谷倩莲，无奈地摊手道：“谷小姐请说吧！风某洗耳恭听。”

谷倩莲嗔道：“怎可以隔开这么远来说秘密，给人听去了怎么办呢？”

风行烈待要说话，忽地双眉一扬，露出全神静听的神情。

谷倩莲心中凛然，难道方夜羽的人这么快便追上来了？

何旗扬心中稍定，疑问立生，望着韩柏道：“恩公究竟是谁？”

韩柏知道天色一明，自己脸上这块带着秦梦瑶体香的丝巾，将完全失去了遮蔽的作用，索性扯下来道：“自然是你的老朋友！”

他的声音既回复正常，何旗扬立时认了他出来，吓得全身一颤，踉跄跌退，直至背脊撞上窗台才停下来，他毕竟是在江湖打滚了数十年的人，自然要占在这可退可逃的位置上。

韩柏当然一点也不怕他逃进有秦梦瑶芳驾把守的房去，反故作大方地退后了两步，以表示全无恶意，摇手道：“我要杀你真是易如反掌，所以你应该相信我是绝无恶意的，况且我对八派联盟和方夜羽两方面的人都全无好感，所以只有我才能帮助你。”只是这几句话，便可看出与魔种元结合后的韩柏，处事又再老练了几分。

何旗扬眼中闪着疑惑的神色道：“那当日在酒楼上时，为何你又要非杀我不可，何某和阁下究竟有何深仇？”

韩柏心想这道理岂是一时三刻说得清楚，含混地道：“因为那时你仍在为马峻声卖力，现在形势逆转，所以只要你肯照着我的话去做，我定会助你逃之夭夭，继续三妻四妾银满屋地逍遥快

活去。”

这个解释岂能令这老江湖满意，但最后两句却有莫大的吸引力，何旗扬沉声道：“你若要我出面顶证马峻声，我情愿被你杀死！”

韩柏大笑道：“我会这样不通情理吗？只要你写下一个简单的声明，再画押盖章，我可拿着这证据，教马峻声无词以对。”想想也好笑，当日在牢内是何旗扬迫他画押认罪，今天风水轮流转，却是他反迫何旗扬画押，世事之奇，真是想也想不到的玄妙。

何旗扬道：“但我怎知你不是诱我写下声明后，再把我不干掉？”

他这话的确是合情合理，因为杀他容易，而要将他秘密救走，则是危险之极的事。对方又不是和他有什么交情，为何舍易取难？

韩柏搔头道：“假若你不相信我，我也没有什么方法，不过你横竖左也是死，右也是死，为何不搏一搏，看看我是否守诺的人。”心中奇怪为何直到此刻，秦梦瑶仍未传声过来加以指点，难道她故意试试自己的本领，看看自己有什么可治得何旗扬贴贴服服的法宝？

何旗扬默思半晌，断然道：“你的武功虽可晋入第一流高手之列，仍只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否让我逃走尚是问题，教我要赌一趟也没有信心……”

韩柏截断他哂道：“说到底你也不过是想我保证你可以逃得掉，这个容易得很，只要我将伙伴唤出来，你不但会相信我有能力将你送离险境，还可令你绝不怀疑我的承诺。”

何旗扬愕然道：“你的伙伴？”

韩柏心想此时不拖秦梦瑶下水，更待何时，得意地道：“是的！我的伙伴！”接着向着大窗一揖道：“秦小姐请现身相见。”

何旗扬自然而然地转身往内望去，一看下猛地全身剧震。
韩柏暗叫不妙，何旗扬整个人倒后飞起，直向他压过来。

长长的马车队，缓缓向着浪翻云驰至。

浪翻云神情落寞，低头看了看熟睡如婴孩的左诗，眼光溜过她秀美的轮廓，叹了一口气，转进右方一条横巷去，速度丝毫没有改变。

马蹄声和车轮磨地面的响声填满了黑漆的长街，车队驰至。

这时浪翻云抱着左诗，深进巷内足有百步之遥。

四名策马开路的大汉，首先经过巷口，接着是两轮华丽的马车，到第三辆时，驾车的赫然是庞斑的黑白二仆。

浪翻云神态依然，缓缓而行。

黑白二仆比之先前的骑者和驾车人，功力自是高明得多，自然而然生出警觉，往巷内望进去。

两人猛然大震时，马车的移动，已把他们带到了不能直看进巷内的位置。

“嘶……”马车戛然刹止，就象有只无形的巨手，从后拖拉马车，分作三排的六匹健马，无论如何奋力前冲，狂嘶猛叫，仍不能拉得马车再前进分毫，情景怪异莫名。

快走至小巷另一端出口的浪翻云，象是完全不知道身后这一端巷口发生了什么事，继续远去。

停下来的华丽马车那低垂的窗帘子此时无风自动，揭了开来。

以一种不寻常的缓慢速度掀起。

在窗角扬起刹那的同时，远在百多步外另一出口的浪翻云，竟象能生出感应般，转右而去。恰好是窗帘揭往的方向。

而更使人震惊莫名，难以置信的是浪翻云的速度与窗帘掀

起的速度完全一致，那就是说，当车内人透过窗看出去时，那窗帘就象“揭”了个浪翻云出来，使人有种玄之又玄的怪异感觉。

当窗帘揭起至一半时，一道比电光更凌厉的眼芒，穿窗而出，直追而去，落在浪翻云身上，丝毫不受小巷里的暗黑所影响。

窗帘揭尽。

浪翻云没有分秒之差地消失在视线不及的巷外。

车内的庞斑失笑摇头，无限满足地收回目光。

蹄声再响起，六匹健马恢复了前进的能力，继续拖着马车往远处驰了一段距离的两辆马车追去。

坐在车内庞斑之旁的花解语色变道：“那是何人？”

庞斑淡淡道：“浪翻云！”

花解语骇然一惊，不能置信地道：“庞老你从未见过浪翻云，为何一眼便把他认了出来？”

庞斑从容一笑道：“你若去问一问浪翻云，他也必然知道在这马车内坐着这一个位置的是我庞斑，彼此不用看也知道。”

这时在前驾车的白仆沉声道：“花护法，那的确是浪翻云！”

花解语出现震骇的神色，道：“庞老真使我大开眼界。”

庞斑哂道：“那有何稀奇！我师蒙赤行藉之成王成圣的《藏密智慧书》就有提及这种敌我间的‘锁魂’境界，当我们的车队转入这条长街后，我们便同时察觉到对方的存在，也交上了手，唉！可惜！”

花解语一呆道：“可惜什么？”

庞斑惋惜地道：“可惜浪翻云为了怀中女子，放过了立时向我挑战的机会。”

这时车队来到南城门外。

城门不待叫唤，早被守城兵推得缓缓敞开。

花解语再次色变道：“浪翻云来了这里，庞老你还要离去

吗？赤老在恐怕不是他的对手。除非青藏四密和北藏的红日法王肯出手助他。”

庞斑淡淡道：“浪翻云只是路过这里，夜羽不会蠢得去惹他吧！”

马车队开往城外，踏上官道。

花解语垂着头，不想让庞斑看到她俏脸上掩不住的情绪变动。

庞斑微微一笑道：“解语！你知否为何我会邀你共乘一车？”

花解语低声道：“解语对这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尚是我第一趟坐进庞老你的车里。”

庞斑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不想你半途溜回去。”

花解语一震下望向庞斑充满了男性魅力，既英伟又冷酷的脸容，娇柔地道：“解语既答应了庞老，怎还会改变呢？”

庞斑叹道：“解语你动了真情，已一发不可收拾，刚才找的藉口，不是想回去吗？”

花解语默然垂首。

马车队消失在城外官道弯角处。

第二章 青藏四密

当韩柏吓退了那五名方夜羽的手下时，秦梦瑶暗叫不好，由房门溜往外厅，再由窗户穿出，向着那可能与南海派有关，身份高于其他人的蒙脸中年人追去。

假若她能证实这人是南海派的人，甚至真是就是该派的掌门人“锦衣夜行”席慕雄，她或者能多了解点方夜羽那无孔不入的情报手段，对八派在和方夜羽愈来愈趋向白热化的和表面化的斗争里，更多些许把握。

除了这个原因外，就是这五人无论如何不济，也不致于会被韩柏吓走，尤其是在暗处明显地还有埋伏支援的同党时，他们如会落荒而逃，就更没有道理了。

所以她一定要弄清楚眼前是否有更迫切的危险，设法由被动转回主动。

这些念头闪电般掠过她平静无波的芳心时，秦梦瑶早掠过了十多座房舍，追到那蒙人面背后五十步处。

就在这时，她至静至极的禅心警兆乍现。

秦梦瑶停下，静立屋脊上。

要知她正全力展开身法，就算要停下来，也必须逐渐减速，象这样说停就停，由至动化作至静，实是有违常理，那种极端的对比，在视觉和心理上都予人震撼性的效果。

这时在黯淡的月色里，东南西北缓缓升起四个高矮不一，身穿素质僧袍的喇嘛僧，而那被秦梦瑶跟踪的蒙脸男子则乘机逸进暗黑里去。

秦梦瑶微微一笑道：“方夜羽也算大脸子，竟能把四位前辈从青藏高原上的大密寺邀来中原，还为他出力。”

立于东位的喇嘛满脸皱纹，年纪以他最长，身形亦以他最是雄伟，神态却最是闲适自得，悠悠道：“太阳密尊者哈赤知闲见过梦瑶小姐，若小姐以为单凭方夜羽的脸子，便可请得动我们，那就大错特错了。”

西位的喇嘛身材最矮，但却丝毫没有给人“小”的感觉，因为他体形长得极为均匀，而且看上去非常年青，嫩滑的肌肤象刚发育的少男，容颜俊俏，若非剃光了头，又穿上喇嘛僧服，确是个翩翩俗世佳公子。这时他手挽拂珠，一粒一粒数着，口中低念经文。

他欣然一笑，停了念经，接着哈赤知闲道：“本座少阴密尊者容白正雅，这次我们不远千里而来，为的只是两件事，其他一切都没有兴趣去管，请梦瑶小姐明察。”他看上去既年青又文秀，偏是神态稳重而气势浑厚，语调老气横秋，与他的外观恰成相反的对比。

不待秦梦瑶说话，南方那瘦硬如铁，手托铁钵，一脸凄苦的中年喇嘛一声长叹道：“若能留在青藏，闭关潜修，自是最美，可惜我们不得不来此找寻鹰缘活佛，取回他携走之物。何况梦瑶小姐这次踏足尘世，摆明不将大密宗三百年前的警誓放在心上，我们哪能坐视不理？”

余下尚未说话的喇嘛柔声道：“刚才说话的是少阳密尊者苦别行。本法座则是太阴密尊者宋尔芝兰，看在梦瑶小姐身上无剑，我们也不会厚颜捡便宜，只要小姐在这里留上一柱香的时间，我们掉头便走。”

若说那少阴密尊者是俊俏，这看去同样年青的宁尔芝兰只可以“娇美”来形容，甚至会使人怀疑他是女儿之身，究竟是男是女，实是扑朔迷离。